



笛子春秋

回忆对比 第三辑



笛子春秋

回忆对比 第三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64·合肥

封面画、插图：吳雪熊

邵念慈

封面設計：馬世云

笛子春秋

回忆对比 第三輯

安徽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號

安徽省合肥印刷廠印刷 安徽省新华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4 $\frac{1}{8}$ 字數：65千

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11月合肥第2次印刷

印數：5,001—55,000冊

編 者 的 話

从一九六二年冬季开始，我省开展了偉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全省各地有千千万万个老工人、老貧农、老干部、老战士等，讲述了他們在旧社会受剝削受压迫的历史。这些历史，是最宝貴的阶级教育材料。我們特把它們选編成为回忆对比丛书出版，供大家閱讀。

这一本，是回忆对比第三輯，共收集家史和今昔对比文章十五篇。其中：医生的回忆三篇，教师和学生的回忆五篇，艺人的回忆七篇；可以說都是文化知識界人士的回忆。

解放前，受苦最深重的固然是廣大的工人和农民，可是知識分子当中，除了少数甘心为反动統治阶级当走狗、帮凶的以外，多数人仍然受着不同程度的苦难和迫害。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許多丰富的材料。从这些老医生、老教师、老艺人的无限辛酸的回忆里，我們可以

进一步了解到，在旧社会，不仅工人、农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即使广大知识分子也仍然处在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在政治上受迫害，工作没有保障。只有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才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也才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无限广阔的天地，做到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一九六四年七月

《回忆对比》丛书已出

- 第一辑 《血泪的控诉》
第二辑 《辛酸的历程》
第三辑 《笛子春秋》
第四辑 《三代仇》

统一书号：10102·511

定 价：0.28 元

目 录

行医三十五年.....	释印波	1
我的正骨技术传下来了.....	张仲田	13
新旧社会中医的不同境遇.....	黄从周	18
半世新生.....	宋廷愷	23
党使我成为人民教师.....	张篤先	29
苦孩子成了大学生.....	戴培林	34
渦河岸边的一场斗争.....	张继真	41
新社会给我第二次生命.....	陈光英	49
笛子春秋.....	尹明山	57
紅毡毯上的泪和恨.....	曹晚秋	70
一个女艺人的今昔.....	吴疆 刘怡	80
我永远记住这仇恨.....	胡遐齡	90
我这一生.....	夏登記	101

旧社会艺人的悲惨生活.....	王开榜	107
半輩受苦半輩甜.....	馮国佩	119

行医三十五年

芜湖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代主任 释印波

我是一个医生，自从行医以来，至今已有三十五年了。每当我医治好一个又一个病人，心里总感到十分激动，这时就不由得引起我一连串的回忆。想起了辛酸的过去，更感到今天的幸福，也就使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

出家做和尚

我要当一个医生，为穷人治病的愿望，是早在七岁时就开始确立了。我为什么要学医？我为什么要为穷人治病？这不能不从我的家庭说起。

我俗姓卢，家住在安徽省霍丘县南乡沪胡集陆家邀庄，祖祖辈辈都帮地主打长工。爹妈只生我一个，一家

三口住在祖坟旁的一个破茅草棚里，全靠父亲帮工的几个錢养活我和媽媽两张嘴。

一九一七年，我才七岁。父亲由于在地主家当长工，經常吃馊冷飯，得了严重的胃病，滴水不沾，人瘦如柴，地主张水牛看他不能再干活，把他赶了出来。回家以后，父亲一气一急，病更加重了，胃痛起来滿床打滾，大声喊叫。每逢父亲犯病时，我就象万箭穿心一样，难过极了。

有一天，父亲的胃病又犯了，苍白的脸上直冒冷汗。乡亲们看了都摇头說：“老卢的病不請个医生看看，怕不行了。”“医生”这名词，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看見父亲那白蜡一般的面孔，和那痛苦得蜷縮一堆的身体，多么希望能找个医生来給他看看病呀！我实在忍不住了，一头扑在媽的怀里，嗚咽着說：“媽！快請个医生罢！”請医生？我家穷得連飯都吃不上，哪儿有錢請医生呢？媽被我这一哭，心里更难受，她二话沒講，一把拉住我就向地主张水牛家跑去。媽在张水牛面前，泣不成声地哀求他借几个錢給父亲看病。狠心的张水牛不但不答应，还瞪着眼睛罵道：“滾开！看不起病就干脆甬看好了。我把錢借給你們，不如扔到水里，还有个响声。”說着头也不回就走了。

等到我們赶回家，父亲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瞪

着两只愤恨的眼睛，紧紧抓着我的手，象有千言万语说不出。我伤心地扑倒在父亲身上，哭着喊着。我恨自己为什么不快点长大，为什么不是一个医生，救救苦难的父亲。

父亲死了，我家成了无舵的船，生活更无着落，娘儿俩天天跑东村奔西村讨饭过日子。有时讨回来的残羹剩饭又馊又臭。生活摧残着我，八岁那年，我染上了瘧疾和腸胃病，又屙又吐，高烧不退，两天下来脱了个人形。我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脑子里出现着父亲临死时的惨象，我害怕自己也象父亲一样死去，留下媽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多么希望活着，我喃喃地哀求着说：

“媽，想办法請个医生給我治病罢，我要活，我要长大养活你。”媽听了我的话，哭的象泪人一样。隔壁一个老奶奶知道了，她帮我们請来了一位老医生。这医生既不开方，也不抓药，只用一根針在我十个指头扎了一遍，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躺了两三天就能起床了。我高兴极了。世界上真有这么奇妙的医生，我要学会了扎針该多好呀！

病虽然好了，病后却留给我肝脾肿大的残疾，一走路肚子就痛，整天呆不呆、癡不癡地坐在家里，全靠媽一个人讨饭来活命。生活的压力，精神的摧残，把媽折磨实在够苦了，好心的乡亲们看我们娘儿俩人走投无路，

都劝媽把我舍給庙里去，留出一条命。

媽被迫无法，终于含着眼泪送我到卢家店南田寺，拜林夏和尚为师，取名叫印波。

学会了針灸

在旧社会里，出家做和尚也逃脫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

一九二九年夏天，我奉师父之命到蕪湖去。路过合肥，想到姜公祠歇歇脚。刚走到前街小游艺場，正碰上国民党县长老爷要老百姓拆棚盖房子，远近一片吆喝声。我还没有走近，县长老爷一眼看見了我，气势汹汹地罵道：“你是干什么的？这里不是你們臭和尚来的地方，还不快点滾开！”

平白无辜挨了一頓臭罵，真使我十分气憤，可是在那个社会里，一个出家人有什么办法呢？

到蕪湖以后，我們准备在兴国寺開設經堂受戒。不料想，国民党区分部書記謝祖直知道了，他想借此机会詭詐我們，向兴国寺妙青师父索銀五十元光洋。妙青师父一时筹不出这么多錢来，謝祖直馬上上报国民党县党部，說兴国寺和尚借開設經堂为名，窝藏共产党，要馬上解散整个庙里的和尚。

一天，天剛亮，國民黨縣黨部派來了軍隊，把廟包圍起來，大門口架起了機關槍，杀气騰騰，如臨大敵。我們吓的渾身顫抖，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國民黨軍隊手持刺刀橫冲直闖，說是奉上司命令前來搜索共產黨，他們見東西就翻，見好的就拿，搞得個烏烟瘴氣。臨走時，限我們三天內全部離開興國寺。

在蕪湖呆不下去了，我只好到江蘇烏江縣羅漢寺去參學。

羅漢寺裡有一個老和尚，他已經七十多歲了，法號叫宏雲，也是個窮人出身。因為他年紀大，行走不便，我經常幫他打掃房間，燒開水，洗衣服。時間長了，老和尚對我便產生了好感，他要把他一手針灸醫術教給我。學針灸，我早就有這個願望了，但家窮沒錢學，多年來一直沒有實現，現在竟有人要把這門醫術教給我，我多麼高興啊！

從此，宏雲師父每天口傳給我幾個穴道名稱，我就用黑墨把它點在自己身上，默默地背誦着。一天一天，我的身上幾乎都點遍了黑點點，我的腦子也記下了一個又一個穴道的名稱。學完三百六十五個穴道名稱以後，師父又給了我一根針，教我練習下針。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練氣功，練指力。我遵照師父的囑咐，起初用棉花繞成綫球，用針往里扎，以練習指力。後來越來越不滿

足，干脆拿根針往自己身上扎。这样整整学了三年半，我终于掌握了針灸治病的医术。

有一天，庙里一位师兄患小腸疝气，肚痛得很厉害。这时宏云师父又不在家。怎么办呢？我不顧一切，拿着师父給我的那根針，就在他身上的中委处扎了几針。想不到只过了十几分鐘，师兄果然停止了呻吟，肚子不再痛了。我簡直不相信这是事实，連声問他道：“真的好了嗎？真的好了嗎？”他微笑地点了点头。这时我真兴奋得跳了起来。从此，我就开始用这根針协助宏云师父为病人治病了。

到处受迫害

一九三三年春天，霍丘县南田寺的林夏老师父病危，我重新回到了家乡。每天，一有空我就別上几根針到处幫人家治病。庙旁有个孙老汉，一天，他的老伴突然发急痧子，因为掏不出錢来請医生，全家人急得围着孙大婶哭嚎。我听到哭声，赶快跑到他家里，掏出針給孙大婶扎了几下，使孙大婶轉危为安。这个消息象风一样地传遍了整个市鎮，不久，找我看病的人多起来了，我经常忙的顧不上吃飯，可是每当我为那些穷苦的乡亲们治好了病，心里比吃蜂蜜还甜。

誰想到，在旧社会为穷人治病，也会惹出祸来。卢家店有个伪保长名叫陈竹九，此人无恶不作，靠他懂得一星半点医术，就以此勒索敲詐，对病人一哄、二騙、三要錢。有錢人找他看病，他先看病后要錢，尽量奉承；穷人找他看病，就先給錢后看病，尽量勒索。五里店飯店有个姓郑的伙計，患鹤膝疯，找陈竹九看病，开口就要五十元医药費，姓郑的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錢，急的到处借錢。我听了这个消息，馬上用針灸帮姓郑的治好了腿病，分文不要。这件事，大大惹恼了陈竹九，他認為我影响他的生意，到处造謠中伤我，可是造謠終归是造謠，有些曾經被我治好病的人，根本不相信他那套鬼話。陈竹九終于恼羞成怒，用尽一切办法来打击我。

有一天，我到鎮上一家小理发店去理发，刚坐下，陈竹九冲进来了。他“砰”地一声，把手枪甩在桌子上，大声罵道：“姓释的放明白一点，以后少管閑事。不然的話，老子認得你，这手枪認不得你！”說完，他大搖大摆地走了。我气得心肺都要炸开了，心想：我治病又不犯罪，他凭什么来侮辱我？不睬他，我仍旧坦然地为乡亲们治病。

八月初三的夜晚，天黑得象鍋底，四处一片漆黑。瑟瑟的秋风吹得庙前的树叶沙沙作响，我刚躺在床上，忽然听到附近的狗汪汪直叫，随着狗吠声，庙門口响起

了一陣杂乱的脚步声，又咂門又叫喚：“姓釋的快出来！”

“不把姓釋的交出来，一个不留！”原来是姓陳的找我



麻煩來了。為了不受他陷害，師兄們都勸我趕快逃走。我慌慌張張跑到後院，鑽過涵洞，游過了一條深溝，然後又沿着田埂高一腳低一腳地跑了好幾里路，最後躲到水溝旁的一個小洞里，蜷縮着身體過了一夜，才躲過了這場災禍。從此我

再不敢回到廟里住了。身上別着几根針，天天風里來雨里去，給人家治病，过着流浪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我到了霍丘縣東部的合口鎮。一到那里，正碰上霍亂流行，有不少窮苦人喪失了生命。看到這種淒慘的情形，我的心里十分难过，良心促使我不能不拿起針給窮人們治病。正在我一心一意為群眾治病的時候，誰知又惹惱了鎮上一個姓劉的醫生。

这个姓刘的医生过去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医官，后来到合口镇开业行医。他既卖药又看病，全镇一千多户人家生了病，不请他看病，也得买他的药。这次瘟疫流行，他满以为是生财之道，想趁此机会大肆敲詐一番，发一笔横财。偏偏遇上了我这个既不用药也不开方的医生，打掉了他不少生意，他把我当作眼中钉，总想把我弄死。他找来了一批地痞流氓，准备暗算我。幸亏这计划被一个姓崔的老乡知道了，他听说这事，赶快来告诉我。

这天中午，我刚要吃午饭，姓崔的老乡惊惊慌慌地跑了进来，一见面，就告诉我说：“释师父，快走，这里不能呆了。刘医官派人要在今天晚上暗害你。”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我莫明其妙，我奇怪地问：“害我？我才来几天，连刘医官长的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害我？”姓崔的老乡着急地说：“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你到处给人治病，害的刘医官没生意了。他说有他就没有你。”边说边催促我快走。

我怎么能忍心丢下这些害病的乡亲们不管呢？但是形势逼得紧，我只好悄悄地跟着老崔绕后街，溜出了合口镇，我边走边回头，看着这苦难的小镇，心里十分难过和不安。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弄得我心烦意乱。我想诉说出